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三十四回 大復仇二凶同授首 權統攝杰士盡歸心

卻說薩頭陀、革鵬、革鵬圍困金鼇島甚急，苗兵佈滿，雲梯飛樓爬上城來。李俊看看支持不定，聽得海上炮聲，苗兵紛紛退出。李俊、樂和、花逢春、費保也開門趕出。那大船上李應招手叫喚，李俊大喜，一齊上船，都拜見了。說道：「夢裡也不想眾位到來！且請把苗兵破了，再訴別來心曲。」李應傳令，將戰船擺開，擂鼓搖旗索戰。薩頭陀也整頓船隻，革鵬居左，革鵬居右，兩軍吶喊。凌振架起子母炮放去，轟天一響，早把兩個船打得粉碎，苗兵皆死海中。薩頭陀口中唸唸有詞，一陣鬼兵，都騎虎豹從空飛下，竟奔前來。公孫勝拔出松紋古定劍一指，喝聲：「疾！」有兩員天將，神威四射，盡執降魔杵，把鬼兵打散。李應、樂廷玉揮兵趕殺，關勝舞動青龍刀，呼延灼舉起雙鞭，革鵬、革鵬抵住廝殺。燕青叫軍士放火鴉、火箭，那革鵬船上霎時燒起來，煙燄漲天。苗兵無處躲避，跳下海去。這裡軍士將炮石打去，沉於海底。薩頭陀見破了陣法，又被火燒，奪路便走。革鵬、革鵬也得要奔走，被關勝趕上，大喝一聲，將革鵬砍為兩段。革鵬見兄弟殺了，慌忙回船逃脫，那些苗兵燒殺大半，剩得焦頭爛額的不上三五百人。李俊見大獲全勝，收兵到岸，請眾好漢進城，倒身下拜致謝。眾人扶起了，分賓主坐下，王進、樂廷玉、扈成三個，李俊不認得，動問方知，躬身道：「久仰三位將軍大名，今日方得相會。」花逢春又逐位拜了。李應道：「且喜花知寨有這般一個好令郎！」呼延鈺、徐晟在梁山泊同伴頑耍的，雖隔別多年，俱各長成，還有些認得，三個都不勝之喜。李俊大排筵宴，請各位坐席，大家謙遜了一回。王進、公孫勝、樂廷玉、關勝、呼延灼在上面，其餘依次坐定。李俊、花逢春、樂和起身，各位俱敬了三大杯。

李俊相訴道：「小弟詐稱瘋症，辭別了宋公明，同童威兄弟尋太湖中結義的費保四人，住居消夏灣，打魚飲酒，圖些快活。為路見不平，傷觸了丁廉訪、呂太守，被他設計，監在常州，幸得樂兄弟、花公子來救出。晚間就夢宋公明，使黃巾力士來請，跨了黑蟒，到梁山泊。宋公明說：『後半段事業在你身上。』贈我四句話，我還記得。醒來想道：『我原是水軍頭領，必須原到水裡去。』同眾人出了海口，搶洋客兩隻海船，到了清水澳屯紮。那金鼇島沙龍，貪淫暴虐，殺了他，奪這金鼇島。暹羅國使丞相共濤、大將吞珪來爭，把吞珪殺了，就領兵到暹羅。那國王馬賽真是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，為人極是寬厚，見攻打甚急，遣使求和，情願把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為駙馬，因此罷兵。這金鼇島富庶，可以安身。端午這日，是小弟四十歲賤降，花駙馬來慶壽。不料這丞相共濤奸險專權，是宋朝蔡京一流人物，久蓄異謀，思篡國位。乘花駙馬不在，用西番僧薩頭陀的計策，一旦禍起蕭牆，馬賽真被弑。我同花駙馬興兵問罪，中了他反客為主之計，明珠峽被薩頭陀使鬼兵放火，幾乎燒殺。感得神明相佑，大雨滅火，逃得殘生。追來圍住金鼇島，又被他誘敵，大折一陣。那童威、童猛、卜青、倪雲四人，不知生死下落。苗兵將雲梯飛樓爬上，萬分危急，思量自盡免得受辱。不想列位從天而降，解此患難，真莫大之恩也！」

李應道：「小可不願為官，回到獨龍岡作田舍翁，因主管杜興替孫立寄書，」指樂和道：「與樂兄弟刺配彰德。他與裴宣、楊林殺了馮彪的兒子，牽累到我身上，監在濟州。越獄殺了馮彪，上飲馬川屯聚。其中奇奇怪怪，惹出多少事來，眾兄弟俱得聚會。童貫用趙良嗣之計，通金滅遼，又與金朝挑釁，把東京失了。道君皇帝傳位太子，俱被金兵捉去。劉豫僭稱齊帝，關大哥直言抗諫，綁出法場，小乙哥妙計救脫。那王老將軍並呼大哥、朱全俱兵敗歸來。河北地方通是劉豫所管，又殺敗了劉銳，收兵回南，要投宗留守。東京陷後，康王即位南京，改元建炎。又用黃潛善、汪伯彥為相，力主和議，宗留守氣憤而亡。我等無所歸著，只得且上登雲山。那登雲山原是鄒潤嘯聚之所，阮小七殺了張幹新，與孫新、顧大嫂同上了山。樂將軍為登州統制，是他令高徒說入了寨。我們到得登雲山，為救朱全、宋清鬧了濟州，金將阿黑麻要攻山寨。因兀兀在登州打造海鯨船，去夾攻臨安。安道全說金鼇島有李大哥在哪裡，故借了他一百號船，到得這裡。」

李俊道：「安道全從高麗回來翻了船，我撈救得，如今在哪裡？」李應道：「眾弟兄會合，曲折甚多，一時說不盡。安道全和眾人並家眷、輜重、糧餉、兵馬，還有六十號船在清水澳哩！」李俊道：「既如此，快著人接來！」花逢春道：「苗兵雖然敗去，國母與寡母在宮中，不知怎地？再求諸位伯叔去復仇雪恥，先父在九泉也是感德的。」哭拜在地。李應、樂廷玉道：「花公子，你有這等孝思，我們即刻就去。」李俊道：「連日勞頓，今日且盡歡痛飲，明早啟行罷。」擺出筵宴，各談衷曲，開懷暢飲。關勝、呼延灼等見這金鼇島山勢險阻，石城堅固，地方富庶，人物齊整，盡皆歡喜。次日，李俊命費保守島，狄成到清水澳接取各位，就放了號炮開船不題。

卻說薩頭陀、革鵬領殘兵到暹羅城下，見童威、童猛的兵攻打暹羅城，對革鵬道：「垂成之功，敗於一旦。你三弟被殺，他們必然追來。這裡又有兵在此，未可交鋒。你竟到日本國借兵，那國王皈依我的，久想暹羅繁盛，要來吞並。我進去保守城他，會合青寬、白石、釣魚三島，與他大戰，必要殺盡暹羅國人，不留一個，方遂我平生之願！」革鵬依言去了。

童威等見薩頭陀領殘兵回來，船隻俱已燒壞，猜道戰敗回來的。欲要攔截，怕他妖法利害。卜青弔上城去，又不知音耗，只得讓他叫開城門進去。

共濤見薩頭陀敗回，說道：「寡人全仗國師做主，今戰敗而回，童威、倪雲又來攻城，怎麼是好？」薩頭陀笑道：「我有鬼神不測之機，任他天蓬元帥來也不打緊！只要完我那樁心事，便好設施。」共濤道：「寡人舉國聽著國師，便是要寡人的心肝煮湯吃也是肯的，只要剿除金鼇島兵將。」薩頭陀道：「前日馬賽真被李俊兵圍，將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為駙馬，方得息兵。你那女孩兒也招我做駙馬，方顯手段。若是不肯，我騰雲去了，隨他拿你正罪，不干我事！」共濤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國師且退了兵，情願把女兒招國師為駙馬。」薩頭陀道：「佛法不打誑語，今夜便要成親。我與你翁婿至戚，自然盡心。」共濤還癡心信他果有神術，含淚喚女孩兒妝束，與薩頭陀結親。那薩頭陀箭瘡未愈，癩著腳，攙共濤女兒進房去了。

說那卜青在宮中，內相、和合兒糾結了臣僚百姓，歃血定盟，正要舉事，見薩頭陀回來，未敢輕發。又聞金鼇島李俊、花逢春都到來。卜青稟國母寫一道懿旨，叫和合兒從城上擲下，今夜裡應外合，三更為期，不可遲延。童威軍士拾得，呈與李俊。關勝、呼延灼等都屯住城下，李俊已知卜青在城內，又見國母的懿旨，傳令三更看城內火起，一擁而入。花逢春引路，先到丞相府前後圍住。共濤無計，正去懸樑，被花逢春捉住，盡把家屬四十餘口綁縛定了，發兵馬司監禁。然後到宮中，天色已明，國母、花恭人、秦恭人、玉芝公主都在，花逢春哭拜倒地，一齊慟哭。國母收淚道：「幸得相見。共濤、薩頭陀拿獲了麼？」花逢春道：「共濤並家屬四十餘口俱發兵馬司監禁，薩頭陀未經拿著。」國母道：「駙馬且到外邊理事，薩頭陀必要緝獲的。」花逢春出宮。到東門，李俊等進城來，革鵬接住苦戰。花逢春一戟把革鵬刺殺，梟了首級。傳各城門守定，還有薩頭陀不見。

李俊把兵屯在各門，同眾將入宮朝見國母。謙謝收復之晚，幸中國諸將軍到來，方才破得。國母致謝道：「逆臣悖亂，國王晏駕，大將軍同各位將軍盡心竭力，始得雪恨。卜將軍先入城來，足見忠貞，大將軍可加重賞。」李俊等辭出。將丞相府改作元帥府，請各位住下。第三日，清水澳諸人到了。李俊、花逢春調度，把各位有家眷的，即撥甲第安居，盧二安人、呂小姐、盧小姐與花恭人同住。軍士編了隊伍，各營安插，糧餉收進官倉，馬匹放在牧場，船隻令童威、童猛職掌，結水寨在海口。臣僚俱皆升賞，百姓散給幣帛。和合兒除授宮門使。火燒的民房命工匠修造，處置井井有條。大排筵宴，犒賞三軍。依次坐定，除費保鎮守金鼇，狄成鎮守清水澳，共有四十二人。李俊手中把盞道：「上托神天照鑒，宋公明陰中護佑，眾兄弟又得復聚，真為難得之事！有四事可慶：暹羅國遭篡弑之禍，國祚已失，金鼇島有累卵之危，今幸雪恨恢復，此一喜慶也；王老將軍、樂統制、聞參謀、扈二哥不是舊盟，今得同心合膽，重結新契，此二喜慶也；梁山泊一百八人，死亡過半，即那存者散於四方，復得巧相遇合，向日太湖小結義四個弟兄，海外之事全得扶持，三大喜慶也；花逢春、宋安平、呼延鈺、徐晟這四位賢姪，少年英雋，皆是偉器，四大喜慶也。請

盡歡達旦！」眾人皆齊聲道：「敢不如命！」花逢春喚蠻女歌舞侑酒，眾人大醉而寢。

次日樂和道：「那薩頭陀拿不著，恐為後患，必要搜捕。」李俊道：「想是真會騰雲走了，怕他怎的？自有公孫勝在此。」樂和道：「待我再去緝訪。」遂同燕青、呼延鈺、徐晟拿著彈弓、黏竿、酒盒，跟了五六個家丁，各處遊玩。那國中有座鎮海寺，莊嚴壯麗，寺內有七層寶塔，高插雲霄。樂和等到殿上隨喜，住持獻茶。走到塔邊，樂和道：「小乙哥，你的神弩，那塔上一個喜鵲吱吱的叫，若打下來，方服你眼力。」燕青真的取彈弓把彈丸打去，那喜鵲見下面有人放彈，蟲鳥最有靈性，彈子未及到身，展開兩翅飛去。那彈子打進塔窗裡，只聽得塔裡面有人叫聲：「呵呀！」骨碌碌滾下來的響。一齊趕進看時，有個人覆跌在地上。家丁翻他轉來，樂和喊道：「此便是薩頭陀，家丁把來綁了！」燕青道：「恐怕上面還有餘黨，再去搜看。」家丁走上，見一個女子，雲鬟不整，蹲著暗泣。還有兩把戒刀，一個葫蘆，一包牛羮子，家丁拿了，牽那女子下來，那女子兩腿夾著，走也走不動的，原來就是共濤之女。薩頭陀成了親，原想駕雲而去，被馬賽真陰魂纏住，法術不靈。城破之夜，攜了此女躲在塔上，思量革鵬借日本兵來，還要作孽。誰知天網恢恢，彈子卻好打著眼睛上，烏珠突出，鮮血淋漓，真是惡貫滿盈了。帶來見李俊道：「我們到鎮海寺遊玩，因打塔上喜鵲，彈子從塔門裡打著他眼睛，綁獲在這裡。這便是共濤之女，薩頭陀騙做駙馬的。」李俊、花逢春大喜，把鐵鎖穿了琵琶骨。恐他遁去，將狗血、蒜汁、人尿渾身一淋，同共濤蹲在水井內。那女子同家屬監禁，日後施行。

李俊稟知國母，與國主開喪殯葬。就差裴宣定了儀制，蕭讓撰了祭文，燕青、樂和總理喪事。文武百官俱穿孝服，置造桐棺梓槨。掘起國主屍骸，面色如生，毫不腐爛。將香湯沐浴，換了冕服，含珠納貝，入殮已畢。北門外結起殿殿停喪，選二十八員道士，請公孫勝主壇，建三晝夜醮事，追薦生天，到萬壽山王陵上安葬。花逢春齊衰重服，王進、關勝等先行弔禮，李俊設祭，國母、花恭人、玉芝公主都在柩旁。李俊喚人打掃法場，命楊林、杜興領兵擺列，一枝花蔡慶做監斬官。其時，百姓何止有數萬人，都執香旁觀。李俊喝把共濤家屬先各斬首，刀斧手帶共濤、薩頭陀對面跪著，劊子殺到共濤之女，呼延鈺道：「乞留此女。」李俊道：「刑人之女，賢姪留他何用？」呼延鈺道：「小姪自有用處。」李俊微笑，喚鬆了綁，餘各斬了。然後將共濤、薩頭陀一千二百刀柳葉剛，又割腹刺心，獻到馬國主靈前，再行進奠。國母、公主、花逢春大哭，拜了，啟靈柩，原擺半朝鑾駕，開路人引導。一路施張布幄，香花燈燭，百官士民盡皆步送，約有萬人。到萬壽山，聞煥章點主，柴進祀后土，安葬已畢。

次日，國母傳懿旨，宣文武各官到金鑾殿。國母渾身縞素，坐在上面，李俊等一同拜見，國母起身回禮，重複坐下。香案上擺了傳國之璽，垂淚說道：「馬氏自祖宗開基已傳三世，遺愛在於人心，不幸遭篡弑之禍。世子早殤，並無宗支。今已討賊正典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憑眾位公議，使馬氏血食不致斬絕，實為萬幸。」李俊道：「國為馬氏之國，血脈既絕，花逢春贅為駙馬，有半子之誼，理合承祀宗祧。」花逢春哭謝道：「不肖自先父早背，母子孤零，又無親族，墮奸人之計，若無樂和救我母子，不知死於何地。又得大將軍挈來海外，神威定遠，本國畏懼求和，得聯秦晉，安享富貴，已荷大恩。國主被弑，復仗先君世誼，報仇雪恨。自此當奉國母、寡母，同公主廬墓三年，以盡半子之誼。請大將軍早踐國位，免得鄰邦窺伺，反側生心，不必多議。」眾人同聲道：「花駙馬之言，實出衷心，大將軍創業不易，享有經權，何必固遜？」李俊道：「小可本是潯陽江上一漁戶耳，隨宋公明上梁山，招安之後，自知愚直不堪世用，故辭官職，隱逸太湖，偶遇變故，出洋借住金龜，已為過分。討暹羅之難，全是眾位之力，豈敢貪天之功，遂爾僭妄！花駙馬既然謙光，眾位中請才可御世、德足潤身、堪為萬民之望者統攝此位，使某復借金龜島容身，叨榮多矣！」

花恭人見議論紛紛，出來相見道：「先夫為全友誼而亡，撇下孤兒寡婦，並無依托。幸蒙諸位叔伯教誨成人，得有今日，先夫含笑於地下矣。小兒年幼無知，豈堪大任？縱國母有愛護之心，妾當諫阻。請大將軍慨允，以慰臣民之望。」燕青是個伶俐人，忖道：「李俊開創此處，人望所歸，自然是他為主，他人豈可覬越？」按劍說道：「凡人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況為一國之主！大將軍你先機隱遁，誰知富貴逼人。宋公明托夢，明明說後半段事業在你身上，已符其言。花逢春母子甚是賢達，大將軍不必固辭。」國母道：「燕將軍之言極為有理，就此定議。只要使我母子得所。」燕青道：「國母不須多慮。雖是大將軍嗣了位，萬事要請國母慈旨方可施行。我輩弟兄都是赤膽忠心，不作忘恩負義之輩。」

李俊道：「承國母慈諭，眾位推戴，我李俊也不敢妄自居尊，凡兵馬、糧餉、庶務，請眾弟兄各主其事，稟奉國母垂簾聽政，何如？」燕青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家有主，國有王，必要一人統理，方得國治家和。即如梁山泊是白衣秀士王倫創立的，因他心地褊窄，妒賢嫉能，林沖並火了他，奉晁天王為主。那時宋公明也受約束，不敢專主。後來曾頭市被箭而亡，宋公明繼為主帥，哪個不稟遵軍令？一寨之中，尚且紀綱法度不可紊亂，況暹羅是個大國，出號施令，朝聘禮儀，送往迎來，兵機糧餉，訟獄刑名，文明禮樂，庶務繁多，非同小可，豈容政出多門，十羊九牧？且垂簾聽政是不得已之事，國無長君，不足彈壓百僚，故權時出此。試看呂太后、武則天多遺譏後世。今暹羅統系已絕，大將軍你又不是暹羅國舊時將相，只因花駙馬面上，算做親戚，豈如世受國恩一般？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。賢明繼世，多有杰起。堯舜之時，不傳於子，而傳於賢。大將軍即宜聽受。」阮小七笑道：「小乙哥說得痛快！前日宋公明只管要把寨主讓與盧俊義，眾兄弟之心大半多冷了，你今日又學他樣子。花駙馬不肯，你又推辭，難道我阮小七還像前日，戴了沖天巾，穿著赭黃袍，做暹羅國王不成？」眾人多笑起來。

李俊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權且攝位。原奉宋朝正朔，眾位一如在梁山泊，各供其職，稱呼仍是弟兄，不可驟加虛套。國母、公主、花駙馬母子原居宮內，我與眾弟兄無家眷的住在元帥府，權且署事。」眾皆大悅。擇黃道吉日，昭告皇天后土，即暹羅國位。一同拜辭國母而出。正是：霸基已定多謙讓，國位初登戰伐興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有此一番大排場，方不是草寇嘯聚。然不是變故，李俊豈得為暹羅國主？故為大將軍驅民者，丞相共濤也。）